

闲话人生

我与发小

■钟祥

我与故乡的发小童年时代常在一起玩耍，长大后则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发小名叫前贵，他小时候只上了几天学，便辍学了。因为课堂上老师教写字时，常领同学念笔画“撇、横、点、捺”，而他的爹娘，一个叫“偏”，一个叫“典”，上课时，全班同学都嬉皮笑脸地看着他，大声地喊“点”“撇”。于是，前贵一怒之下，不干了，从此再没上学。前贵长大后，慢慢地学做小生意、开门店，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赚着大钱，成了大老板。而我呢，则走上了与他不同的人生路。他一辈子没再进学校门，我一辈子没出学校门，可能天生与学校有缘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，一路读下来，毕业后又进了学校教书。钱与其他的没有挣到，倒挣了一屋子满架子的书。而今与我那发小前贵都已近古稀，儿女也都各自成家了，按常态应是过怡然自乐的生活，但我们两个又都在从事着各自的旧业——他仍在经商赚钱，而我虽已退休，却仍在读那满架子的书。我们闲不住，当然已不再是为生计，而是为一种精神寄托与快乐，因为闲愁最苦，还有一种说法是：一忙解千愁。他每天都在日进斗金、哗哗的数钱声中获得快乐，而我呢，则在与先贤的神交中，“日知其所无”，获得一种收获知识的快乐。

据前贵自己说，他数钱的快乐，后来发展成了一种癖好，每当他翻动钞票时，总会特别享受，有一种睥睨众人、唯我独尊的感觉，他一天不数钱，就心急手痒。我问：现在不都用微信支付了吗？他说：那不行，只有票子是真的，网络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钱只有装进自己的口袋，心里才踏实。所以，他不用微信。这也正可满足他数钱的癖好。我对他的这种癖好有了兴趣，我们

越说越投机。明朝的散文家张岱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朋友可交（当然不是为了日后跟他借钱）。他问我有什么癖好，我说，对其他没兴趣，唯爱书，爱买书，爱读书。宋代的黄庭坚说，“三日不读书，则觉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”，而我呢，则感到像庄子所说的，“居不知其所为，行不知其所之。形如槁木，而心如死灰”，这句不好懂，若简单翻译一下就是：每天浑浑噩噩如傻子一般。我与前贵虽然所忙不同，癖好也各异，但却殊途同归——都为打发时间、寻找快乐。这也很难说清楚其优劣，有人可能认为读书不如数钱好，但世俗的观念也不足为虑，譬如，都说做官发财好，但有的人做着做着就进去了；都说吃海参鲍鱼好，但有些人吃着吃着小命吃没了。各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唯求自适而已，幸福本来就在于感觉。

前贵与我虽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癖好：一个富甲一方一个布衣蔬食，一个目不识丁一个学富五车，一个爱数钱一个爱读书，但却不像鲁迅先生与闰土那样有着身份的隔阂，前贵不以暴富而牛气冲天，我也不以博学而盛气凌人，我们两个人契阔相叙，互相倾慕，相见甚欢。因为社会发展了，人们的生活与思想、见识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都是同饮故乡水长大的，我们的根，都深深地扎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里，我们的血液里，都流淌着农民的基因。所以，无论是像前贵一样在家乡终老守护着它，还是像我一样离开它漂泊异乡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，因“本是同根生”，也就没有了差异感，聚在一起仍为发小。就像一位哲人所说的，人生就是一个圆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。

百姓纪事

岁月长卷中的父母长辈

■王灏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普通村庄里。我家兄弟姐妹五人，我排行第四。我出生时，祖父和外祖父都已去世多年，祖母在我幼儿时走了，外祖母是在我上初二时去世的。

父亲兄弟姊妹五人。大伯出生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夕，进过私塾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大伯靠着智慧和勤劳，开了一家布行，生意红火。只是命运捉弄人，后来被错划为右派，遭受了无数的批斗和歧视。大伯为人谦和包容，他常用“忍一时之气，免百日之忧”这句话教育我们晚辈不要出去惹事。他曾在生产队喂过牲口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大伯终于恢复工作，被安排到公社棉花厂上班，退休后还被返聘。我在公社读初中的那两年，得到了大伯的关心和照顾。

大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。我记事的时候，她已近六十岁。记忆当中，不管是她回娘家，还是我们晚辈去她家，吃饭时，她总会突然把碗里的肉夹到我们碗里。大姑育有四个儿子，有个女儿不幸夭折。大姑在世的时候若能有个女儿陪伴，或许就多了一个能说体己话的贴心人。

二伯比大姑小一两岁，他没上过学，却有着一副强壮的体魄和做生意的头脑。当年大伯开布行时，他负责对外销售，常到外地跑买卖，积累了一些基础和经验。后来分田到户后，二伯家养了几头非常值钱的耕牛，他还率先种瓜、菜等经济作物，生活过得较为殷实。他对晚辈关爱有加，有好吃的，常会悄悄叫上我们，同时也管教极严，若是犯了错，侄子儿子一个样，少不了一顿打。

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生人，读过几年私塾，当过生产队会计，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在我记忆中，若是我们不按时上学，是要被吼被打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们兄弟姐妹年龄小，还不能挣工分，家里生活极其困难。为改变家庭窘迫的状况，一到农闲时节，父亲便到集市上购买高粱秆，加工成用于简易包装

的席子，卖给供销社，一张席子有两三毛钱的利润。生活越来越好，父亲的身体却因长期负重每况愈下，我军校尚未毕业，他就去世了。

小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做事利落，生活讲究，性格也很强势。从她现在的相貌来看，年轻时的她想必十分雅致。改革开放前后的十多年里，小姑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，她没少帮衬家里的穷亲戚。

母亲这边，兄弟姐妹六人。大舅曾在铁匠铺干过活，他宽厚大度，在家族中有着长者的风范。大姨是长女，说话时客气中带着严厉，让晚辈们很敬畏。二姨结婚后曾长期住娘家，母亲与她交流颇多。母亲比二姨小三岁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母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花织布，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十七岁的小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了甘肃宕昌，在那里成家落户。当年我家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便是小姨通过内部计划指标买来的。

二舅如今快八十岁了，小时候，每次去外祖母家，按习惯都在二舅家吃饭。二舅母是个特别善良的长辈，没听说与他人闹过纠纷，对晚辈一视同仁、关爱有加。可惜她六十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，她的离开让整个家族及熟悉她的人都很伤心。

因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多，我这一辈的叔伯兄弟、姑表亲、姨表亲加起来有五六十人。小时候，过年走亲戚，特别热闹，大家长幼有序，围坐在一起吃饭，在欢声笑语中畅谈家长里短。

我的长辈，如今只有小姑、二舅和小姨父健在。那些关于长辈的往事，都是口口相传的，随着长辈的离开，也慢慢变得模糊了。

父辈的一生，是在时代浪潮里起起落落又平凡的一生。而汇聚了家教、家风的父辈们的精神，则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挑战，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

人间草木



玉兰花开

■曾威

春天来了，玉兰开花了，在暖意融融中，像一个出浴的美人，笑容灿烂，牙齿洁白，气息香甜。

小区里有棵玉兰树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我搬来这里好几年了，刚来时小区就已经定型，玉兰比我住下的年头只多不少。而且，她的位置并不偏僻，就在出入这栋楼的路口拐角处，我肯定日日遇见，只是没怎么注意过，更别提停下来看一看、闻一闻、待一待。

那么多年里，每年都有春天，每个春天玉兰都会开花，她尽情绽放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呢？

应该是忙于上班下班、人情往来，为生存奔波，为工作奔波，为家庭奔波，像一叶风浪里的小舟，起起伏伏，忽高忽低。

身体不忙的时候，心也在忙，为往事后悔，为当下焦虑，为未来担忧，像一片小舟外的风浪，随波逐流，无可奈何。

有段时间，现实对我坚硬了些，我对生活也不够柔软，把日子过成了一团乱麻，纠纠缠缠，疙疙瘩瘩，怎么也捋不顺。蓦然回首，具体忙了哪些事情、烦恼了哪些情事，竟然像荷叶上流过的水珠，一点也记不起来，似乎什么都没干、什么都没想，全白活了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当时，感觉要见的每个人都极其重要，要说的每句话都必不可少，仿佛对我而言，那就是天大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跟我无关。

就这样，任由身边的玉兰，花开花谢，花谢花开；玉兰头顶的天空，云散云聚，云聚云散。

仔细想想，真是觉得可笑，笑过之后又有点不好意思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有空，我就特别留意那棵拐角处的玉兰，她新开了几朵花、又落了几朵，我虽然数不清，依然会默默地数一数，仿佛在弥补我的过错，填补记忆中的缺口。

有一天夜里，我回来得晚了一些，月亮很大，在头顶映照着万物，也映照着我和我眼中的月亮。经过那棵树的时候，醉眼朦胧，脚步踉跄，一下子就摔倒了。我赶紧伸手想要扶树，树也想俯下身拉我，结果一个伸出的是左手，另一个伸出的却是右手，一个伸出右手，另一个又伸出左手，终于谁也没有碰到谁。

于是，就索性在月光里、在树下、在凋零的花瓣上躺下来。

我躺得很低，像树根处的一堆土。不知痴痴地躺了多久，感觉泥土都要发芽了。

这一躺，竟发现小区里有好几棵玉兰树，都在开花，都在飘香。

我轻轻起身，静静地走过去，把每棵树都认真地看了一遍，看出她们的品种也不尽相同，花瓣颜色各异：白色的像雪，红色的像火，紫色的像霞，黄色的像金……

看着看着，树恍然变成了人，人也恍然变成了树。

在她们之中，我属于什么品种，会呈现什么颜色？在未来的岁月里，我能否像她们一样，无论经受多少风雨、有没有人关注 and 欣赏，依然尽情地绽放自己，笑容灿烂，牙齿洁白，气息香甜？

如果这身体是一个小区，我惟愿内心深处也种着一棵玉兰。